

杨志军作品

迎着子弹 缠裹

杨志军◎著

杨志军告诉你的爱情故事，缘起真实的荒原经历
纯洁荒诞胜似传奇，爱与恨惊天动地悲天悯人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杨志军作品

迎着 子弹 缠绵

杨志军◎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迎着子弹缠绵 / 杨志军著. —北京: 九州出版社,
2011.4
ISBN 978-7-5108-0882-1

I. ①迎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34034号

迎着子弹缠绵

作 者 杨志军 著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 徐尚定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68992190/2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 毫米 × 1092 毫米 16 开
印 张 15.5
字 数 184 千字
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0882-1
定 价 29.00 元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

迎着子弹缠绵

在破旧不堪的羊圈里，他和她缠绵；
在茫无人烟的荒原上，他和她缠绵；
在魂牵梦绕的温柔乡，他和她缠绵。
迎着致命的子弹，他，和她们缠绵。

1982年，大学毕业的我在省报文艺部做编辑，突然就对每天按时上班下班，整日伏案编稿发稿产生了厌倦。我向往一种散漫而新奇的工作，就坚决要求去农牧部当记者，因为这个部门的记者可以去草原，骑大马，住帐房，吃糌粑，更可以长年累月不来报社上班，因为他们到遥远的地方采访去了。

在那遥远的地方，有位好姑娘，人们经过了她的帐房，都要回头留恋张望。

这是何等诗意的描述，而在我青春浪漫的企盼中，不仅仅是经过她的帐房，而且要进入她的帐房，因为草原上的姑娘大都是很开放的。

我的要求有幸被获准，而且成了青年人勇于去基层吃苦锻炼的典范。如此，我就有机会于1983年的初夏去采访早已在我视野中的柴达木军垦。农建师师部负责宣传的老金接待了我。他说，你来得正好，有个杀了人的知青逃亡六年后被抓回来了，你要是有兴趣采访，我给你联系一下。我们都很同情他，但又救不了他。我说，他为什么杀人？老金说，为了爱情。我说，那我肯定有兴趣。于是就拿着省报的介绍信，通过保卫部门，见到了这个叫老木的杀人犯。

一连几天，我都在一间简陋的平房里和这个英俊高大的杀人犯谈话。他已经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了，说着说着就会哭，哭完了又说：“我不后悔，我对我做过的所有的事情都不后悔。”

采访结束后老金问我，怎么样，能写一篇东西吧？我说，能。果然就写了一篇很长的通讯。遗憾的是我未能将它发表出来。省报作为党的机关报不便于为一个死刑犯在动机和原因上开脱罪责，尽管报社



也很同情他。正如领导所说，小杨啊，要报道典型，要从积极的方面反映生活，要让人看到光明。我深以为然。

但出于对苦难的尊重，我没有丢弃我的采访资料，十多年以后，当我整理旧物时，我发现那些口述实录的资料依旧那样鲜活、生动，且对今天的生活或多或少有一种说明和补充。我知道我有了把它写出来的冲动，因为有很多罪其实是非罪，有很多非罪其实是罪；而小说的目的，就是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，把罪写成非罪，把非罪写成罪。



1

有一个名字我终生热爱，那就是冬妮娅。我是从一本书上看来的，觉得隐隐地有一种企盼自心头升起，觉得那时最美好的怀想就是希望这个名字日夜陪伴着自己，于是就给赛虎改名字了。

赛虎也是我从一本书上看来的，是跟万马军中一小丫的白茹有关系的一只狗，但它怎么能和冬妮娅比呢？

爸爸妈妈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给我家的狗起这么一个不合习俗的名字，就说，它又不是外国狗怎么起个外国名字？

我不说。这是我内心深处的幽曲，想说也说不清楚。

冬妮娅毛发纷披，一身漆黑。

爸爸说，刚抱来时拳头大一点儿，没想到两年就长得这么高大这么漂亮了。

我说，我想到了，我当时就觉得它应该是现在这副模样，它差不多就是按照我的想象长大的，不然它怎么会跟我这么亲呢？我们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。

冬妮娅听到了，就翘起前肢搭在我身上。我把手伸进它嘴里，逗它咬它不咬，它怎么能咬主人呢？不光主人不能咬，别的人也不能咬，



追追可以，吓唬吓唬可以，就是不能咬，除非贼。可是冬妮娅从未遇到过贼，也就从未咬过人。

那时候，冬妮娅每天奔跑在青岛信号山下那条寂静的马路上，中午一次，晚上一次，我读高中的日子就在它每天接我回家的奔跑中过去了。我抱它，喂它，跟它睡在一间房子里，不上学的时候就带它出去玩，冬天玩雪，夏天玩水，人和狗的日子都过得非常快乐。

但是突然就有了不快乐，我的毕业证书找不见了。爸爸你见了没有？妈妈你见了没有？姐姐你见了没有？

找累了的我揪着狗的鬃毛说，冬妮娅我完了，没有毕业证书我就不能报考大学了。

爸爸说，你快去学校，看能不能补办一张。

我说，不能了，学校已经放假，我找谁去？可是大学报考就在下个星期，在街道办事处。冬妮娅，是不是我们丢在路上了？那天我们疯走，你在前面，我在后面，路线你还记得吧？

我和冬妮娅跑到街上去寻找。

后来，居然是冬妮娅找到了我的毕业证书，但同时它也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，它把那女孩吓坏了。

女孩将捡到的毕业证书揣在身上，两天了，不知道证书的主人在哪里，就有意无意来到捡证书的地方走走。走着走着就碰到冬妮娅了。

冬妮娅扑向女孩，一口咬住女孩装着毕业证书的口袋，咬住就不放。

女孩尖叫着，她哪儿知道这只矫健的大黑狗仅仅是为了毕业证书呢？她要逃跑，冬妮娅不可能让她逃跑，于是衣服就被撕烂了。女孩倒在地上，喊着救命。



救命的来了，是个派出所的警察，他举着一把铁锹就要打过来。冬妮娅掉头就走，它已经拿到毕业证书了。

我气喘吁吁地跑来，看到冬妮娅嘴上衔着毕业证书，高兴地拥抱着它，万岁，冬妮娅。

警察举着铁锹，小心翼翼地走过来，你为什么放狗咬人？

女孩爬起来了，嚤嚤而泣。

我赶紧走向女孩。冬妮娅跟过去了。女孩吓得浑身发抖，想跑但身子软软的跑不动。

我说，它咬人了？咬你哪儿了？咬伤了没有？

女孩不回答。

我对女孩说，它不过是在找我的毕业证书，肯定是你捡了它。

女孩抹着眼泪抬起了头，说，证书是你的？

我点点头，对冬妮娅说，你把人家吓坏了，还不快赔礼道歉。

冬妮娅就低下头去，卧在了女孩面前，舔舔女孩的小皮鞋。

这时，警察过来了，大声说，快，把狗带上，跟我去派出所。

我不想去，警察就过来推搡我。冬妮娅跳起来，吼着。

我怕它为了我再有什么不得体的举动，赶紧摆摆手说，那就走吧。

冬妮娅一步不落地跟上了我。

一到派出所，冬妮娅就被关了起来。那是警察的一个骗局，他对我说，让狗在房子里待一会儿吧。我就让冬妮娅进去。一进去门就被他关死了，锁子啪嗒一声响，冬妮娅就跳起来把前肢搭在了门板上。门板很结实，它不安地吼起来。

门外，警察告诉我，你的狗被没收了，你回去吧。

我急了，同志、叔叔地乱叫。我说，狗是通人性的，怎么能随便



没收呢？它是我们的家庭成员，它不懂事，它就像个孩子。

警察说，又是通人性，又是不懂事，到底是什么？乱七八糟，回去吧。

我不回。我听着冬妮娅的吼叫，一再地哀求，同志，叔叔，放了它吧，它没咬人，你冤枉了它。

警察说，冤枉人我是会的，但我不会冤枉狗，要不我还能干警察？回去吧。

我说，就是冤枉了，就是冤枉了。

警察说，你拿出冤枉的证据来，再胡说，我连你一起扣下。

我说，那就扣吧，反正我要和冬妮娅在一起。又寻思或许我可以拿出证据来。我想起那女孩了，那女孩要是证明自己没有被咬，冬妮娅就会放出来了。

我扭身就跑，喊一声，冬妮娅你等我。

正如我担心的那样，女孩已经不在。我心说，真是该死，怎么没问她叫什么，住在哪里？彷徨了一阵，又奔跑着来到派出所。

派出所下班了，门锁着，所有的门都锁着，一个人也没有。我喊着冬妮娅，在关了它的那扇门上又踢又喊，可是没有反应，我心里一紧：冬妮娅已经被转移了。

我哭起来，喊着，冬妮娅，你在哪里冬妮娅？

回到家时已经很晚了。听我说完，爸爸妈妈还有姐姐都很生气。我们同仇敌忾了一番，爸爸就出去了。

爸爸寻思派出所的警察吃了晚饭或许会有人去值班吧。但是没有，派出所漆黑一片，连萤火虫的光明都没有。他无奈地回来，冲着期待好消息的全家说了两个字：霸道！



妈妈说，就是嘛，凭什么他这么不讲理？

姐姐说，妈妈爸爸你们别这么说，或许人家有什么规定呢。

爸爸说，我的东西就是我的，随便没收是违背天理的，规定大还是天理大？

大家都知道爸爸说的不只是狗，就都沉默了。沉默的时候，一家人任凭冬妮娅的黑影一遍遍从心头跑过，越跑越难过。

我又哭了，揩着眼泪问姐姐认识不认识这样一个女孩——穿着一件黄格格的上衣，白裙子，两条辫子长得就要超过屁股了，冬妮娅吓着的就是她。

姐姐你说说的是路白吧？她是我们学校纪老师的女儿，特漂亮。我们不认识，但是我知道她在哪儿住。

我跳起来，拉起姐姐的手就往外面走。

但是路白又有什么能耐呢？我和姐姐找到她的时候，她差不多就要睡了。她站在家门口的月光下，一等地摇头，我不认识那个警察。

我说，那你明天可以作证吧？你就说，冬妮娅没有咬你。

路白说，可是它吓着我了呀，我都哭了呀。

姐姐说，你就说，跟狗玩呢，我赔你一件衣服。

路白摇头说，我不要，我也不作证，我要回去了，我妈妈在喊我。

姐姐生气了，说，咱们走。

我不想就这么轻易离开，又说，冬妮娅也是个女的，你要是不可怜它，总有一天你也会被警察抓走关起来。

路白说，我不会。说着进屋去了。关门的一刹那，我喊起来，不走的路走三遍哩，你怎么这样绝情？

只能回去了。回去听爸爸说，李木别发愁，我明天去跟他们交涉，



大不了我自己把冬妮娅换回来。又说，吃饭吧，都大半夜了，快吃成明天的早餐了。

我说，不，我要绝食。

早晨，大家都还睡着，爸爸就去派出所了。他在门口坐下来，假装睡觉，一直睡到人家来上班，突然跳起来说，哎哟妈呀，你们终于来了，我在这里等了你们整整一夜。

人家让他进屋，问他有什么事，他说，拿人换狗。

派出所的所长出面了，详细一了解，知道是民警孔晓干的事，就大喊孔晓。有人说，孔晓没有来。

所长说，那你就等着，他一来我就让他把狗还给你，什么拿人换狗，以后少说这种话，社会主义不可能有人替狗坐牢的事。狗也不会坐牢，咱们这儿没有狗牢。不过我要告诉你，孔晓喜欢狗，见了好狗就想拿来自己养，你得耐着性子要。

爸爸说，拿来可不好啊，别人的东西怎么好拿来，这是个道德品质问题。

他坐下来耐心等着孔晓。

我醒来时太阳已经老高，脸都没洗就要往派出所跑。

妈妈说，你要是再要不回来就得我去了，我去了骂他们一顿。再不行就让他们咬我一口，一咬还一咬，这该行了吧？

我说，妈妈你真糊涂，人家又不是狗怎么会咬你？再说了，冬妮娅根本就没咬人。

妈妈挥挥手，你跟我硬什么？有话对派出所说去。

我来到街上，一阵风似的走着，路过昨天冬妮娅找到毕业证书的



地方，突然停下了。前面是那个叫路白的女孩。路白立着，一见我就朝我走来。

我不想理她，她害了冬妮娅，而且不肯出面作证，她太坏，没有什么可说的了。我别转过脸往前走，就要跟她擦肩而过了，却听她轻轻地唤了一声，喂。

我心说，她喂谁呢，别理她。双脚却不听话地停下了，眼睛也不听话地朝她望去了。我神情冷漠地说，干什么？

路白嗫嚅着，我认识孔晓，就是那个警察，他把狗拉到哪里去了。

我瞧着她，发现她似乎比昨天高了，也更苗条了，脸很美，我从小学到中学还没遇到过这么漂亮的女生。大概就是因为她那让我突然有了感觉的漂亮，我一抹脸就不再冷漠了。

你说冬妮娅在他家？他家在哪里？你昨天晚上告诉我就好了。你能带我去吗？

路白点头，一点就笑了。

我的情绪蓦然就好起来，声音朗朗地喊了一声，冬妮娅。

冬妮娅听到了，我相信它即使在遥远的天边也会听到我的喊声。我跟着路白往前走，远远地就听到了它的回音。

那是一堵很高的石墙，石墙一侧有一道石阶，石阶被铁栅子拦住了。冬妮娅的声音就从石墙上面跌下来。

我想都没想就翻过铁栅子冲上了石阶。

路白在后面喊，我也要进去。

我又回来，扶着她往这边翻，落地的时候她扑到我怀里咯咯地笑着。我刷地红了脸，感觉她还没有长起来的身体就像冬妮娅一样又绵软又轻捷。



我们来到高墙里面，看到这是个六面都是房的很不规则的院子。冬妮娅就在一根柱子前，拴着它的铁链哗啦啦响。

我扑过去，抱住冬妮娅的一刹那，我哭了。我沉浸在绵软而轻捷的感觉中，心说，冬妮娅，我好像跟你分别了十年八年，我真是离不开你了。

路白在一旁看着我们，小声说，快走吧。

我松开冬妮娅，四下里瞧瞧，感觉自己又像贼又像偷袭日本鬼子的游击队。

我想从冬妮娅的脖子上解开铁链，但铁链锁得太死，我根本无能为力，只好从柱子上解下来。我仇恨这铁链，现在只能让冬妮娅带着它走了。

我们来到铁栅子前，我先翻了过去，冬妮娅一跃而过，铁链搭在栅子上拽了它一下，它回头叫着。轮到女孩了，我还像上次那样扶着她又抱住了她。她仍然笑着，我又一次红了脸。冬妮娅好奇地望着我们。

爸爸在派出所等来了孔晓，满脸立刻堆起了笑，你好。腰也哈成虾米了，你好。

孔晓一进大门就听人说了，绷着脸道，你还想把狗换回去？脑子里跑水了？我已经把狗送进了屠宰厂，你要是不走就留下，正好追究法律责任。

爸爸听着笑也没有了，腰身也直了，那麻烦你也把我送到屠宰厂去。

孔晓说，你以为我不敢？

爸爸说，你没有不敢的，工厂没收了，房子分掉了，就剩下一只



狗也让你看上了，你怎么这么欣赏我的东西？还欣赏什么？欣赏不欣赏我？

孔晓愣着，你……你……你乱说什么？

爸爸又笑了，腰又哈下去了，求求你带我走吧。

孔晓说，你等着，总有一天我会让你去的。说着就出去了，出去就再也没有回来。

爸爸还是等着孔晓，一直等到中午，一只黑狗突然跑进来扑在了他身上。

爸爸推开黑狗，站起来夺门而出，一边惊慌失措地喊着救命哪。

黑狗追逐而去，转眼就超过了他，又扭身迎他过来，再一次扑到他身上。他喊着警察快来抓坏蛋，顿时就哭倒在地上，握住黑狗的前爪说，你好啊同志？你从屠宰厂回来了？

派出所的所长立在门口望着他，大声说，这个老神经。

这天下午，全家都很高兴。爸爸和我费了很多工夫才把冬妮娅脖子上的铁链取下来。

爸爸说，人和狗一样，这一辈子，就是不能跟锁链打交道。

妈妈说，这由得了你？

爸爸提议把在冬妮娅回归这件大事上立了大功的女孩请到家里来玩。

我跳起来。冬妮娅在摇尾巴。我们去了。

但是路白不能来。她本来想来，进去对妈妈一说，就不能来了。

我说，那好吧，明天我们到海边去玩。

她摇头说，你是男生，妈妈不让我跟男生玩。



我说，那你跟冬妮娅玩，冬妮娅是女的。

冬妮娅正在亲她的裤角，还跳起来把前肢搭在了她的肩膀上。

路白本能地躲闪着。冬妮娅就乖乖地卧在了她脚前。

我说，你抱抱它，抱抱它，它就知道你跟我一样喜欢它。

路白就蹲下去抱住了冬妮娅。

我说，我走了，你们玩吧，玩够让冬妮娅回来。

这是一个开端，是冬妮娅和路白友谊的开端。从此冬妮娅就经常待在路白这儿，当然不会太久，玩一玩就回家去了。

报考大学的日子到了。我和冬妮娅兴冲冲赶往街道办事处。办事处和派出所在一条街上，路过派出所时，恰好碰到警察孔晓。我有点儿紧张，生怕他再次对冬妮娅下手，小声警告冬妮娅别乱跑。

冬妮娅远远地就闻到了孔晓的味道，嗓子里呼噜噜响起来，到了跟前就忍不住叫上了。

孔晓仇恨地望着我们，害怕冬妮娅扑过去，赶紧躲到门里去了。

我舒了一口气，撒腿就跑，很快把冬妮娅带出了危险区域。

报名很顺利，回来的时候，我带着冬妮娅绕开了派出所。

以后的十几天里，我很用功地复习着功课，差不多是足不出户的。冬妮娅有时候跟着爸爸出去买菜买粮，有时候就去找路白玩，再不就卧在我身边静静地陪着我。那天冬妮娅出去了，它在街上走了走，去找路白，突然又不去了，赶紧拐回来。回来就扑上桌子叼走了我的钢笔。

我追出去，它跑起来。我跟着它，心里奇奇怪怪的。突然不跑了，我看到对面的墙壁上贴着一张红纸，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人名字。冬



妮娅扬起头，煞有介事地看着。我凑近了看，原来是参加大学考试的通知。我从头看到尾，又从尾看到头，汗出来了，怎么没有我的名字？再看，还是没有。

漏了，他们居然把我的名字漏了。我转身就朝办事处跑去。冬妮娅跟上了我，我没有理它。

这天晚上，回到家里，我对爸爸妈妈姐姐说，他们说养狗增威，剥削阶级的本性没有变。他们说我是贼，偷东西都偷到警察家里去了。他们说爸爸阴阳怪气，是没有改造好的资本家。他们说这样的人，这样的人的儿子怎么能上社会主义大学？他们说我的名字在另一个册子上，册子我看了，是青海建设兵团的招人名单。他们说青海是个大地方，野地方，去那里，别说养狗，养狼也没人管。

爸爸点着头说，孩子，你知道你现在是什么人了？是肯尼迪，是大坏蛋，人家要整你。

爸爸说，他们一改造就把资本家改造没了，哪里谈得上好与坏？

爸爸说，建设兵团是干什么的？好像是军队？孩子，你要去当兵了。

妈妈说，那不行，我去找他们，我们的孩子就得上大学。

姐姐不说话，她不相信事情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，更不相信弟弟会当兵，那样倒好了，比上大学还要光荣了。

冬妮娅把头埋进前肢，匍匐着一言不发。

大家说了很多话，很快就半夜了。最后爸爸决定，儿子哪儿也不去，就待在青岛，准备考大学，今年不让考明年考，明年不让考后年考，总不能一辈子不让考吧？

大家都说好，都睡去了，都知道爸爸的决定其实是不算数的。

